



第601期

## 国庆照

□ 徐则臣

小时候在乡村，生活粗疏，凡事大而化之，对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，只盯着三个节，因为有好吃的。春节不必说，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，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。端午节有粽子吃，也很好，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，劳者有其食，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。然后是中秋，西瓜月饼敬老天，月饼是自家做的，有点土，但回头想，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。

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，十一国庆，因为拍了一张照。那是在我读小学一二年级吧，反正小到只知道吃。乡村孩子，不到三顿饭时间，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野的。那天应该没上课，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，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。我赶紧爬上河堤，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。一条裤子，一件长袖衬衫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，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“褂子”。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、褂子来找我，说要带我去照相。

照相的来了。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，要跑十里路。谁会大老远来照相呢。生活像潭死水，每天都一样，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，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。在村子里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，一是结婚登记，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。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，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。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，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，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，想照的排着队，就可以开工了。

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，但照相的到了村里，那是另一回事。爱臭美的姑娘小伙子憋不住了，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。姑娘要戴一条纱巾，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，为掩饰隆重与迫切，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地聊天，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。

我难得照相，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。那天，我穿着短裤、背心和凉鞋，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。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，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。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我天天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，因为“天安门上太阳升”，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。也因此，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。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，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？

“国庆节啊。”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，梳大分头，“往这布景前一站，你等于到首都了。车费都省了。”

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。我们都没去过北京，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，咔嚓，就到了。照相的人排成长队。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，回家拿了衣服，把我揪到天安门前。

搬了几次家，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，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。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，很多地方比例失调，细节上也很草率，不过无妨，一眼看上去，它只能是天安门，这就够了。我双脚并拢，两个掌心贴紧不存在的裤缝，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，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，我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，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成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——站在天安门前了嘛。听从摄影师、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，我笑起来。

咔嚓，那个国庆节，我第一次到了北京。

（摘自《北京文学》公众号）



（●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## 亮汪汪的大地上 秋虫起了

□ 葛水平

年怕中秋月怕半，中秋节一过，一年就快走到头了。中秋节前有一个节气叫“秋分”。就是把秋天分为了两半儿，假如按照“秋分收花生，晚了落果叶落空”，是刨花生时候；除了秋收，还有秋种，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应时”，秋分还是抢种冬小麦的时节。当然，秋分之后，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，山里的日子开始昼短夜长，昼夜温差加大，气温也古怪地逐日下降。

二十四节气是老百姓种地打粮食的晴雨表。古时没有气象预报，没有农耕作业指导，都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来完成耕作。秋天，也是鸟儿和人抢夺、收获粮食的季节。

中秋一词，最早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。《礼记》上记载：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”，夕月就是祭月亮，说明早在春秋时代，帝王就已开始祭月、拜月了。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，逐步传到民间。

“秋”字的解释是：“庄稼成熟曰秋”。

八月中秋，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，农民为了庆祝丰收，表达喜悦的心情，就以“中秋”这天作为节日。“中秋”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，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，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，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“秋报”遗传下来的习俗。

乡下的中秋，有草木的气息，朴实里有几分认真和放下。风和树叶、庄稼和涧水，这一天的夜，万物都在对着明月说话。

中秋节必吃月饼。月饼有文字可考是在北宋，苏东坡诗中有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与饴”。如是说，打月饼的模子似乎也应追溯到宋。民间的月饼模子多为木质，且多为杜梨木所制。

杜梨木又叫“杜木”，木质细腻无华，横竖纹理差别不大，适于雕刻，除用于制作月饼模子外，更广泛用于雕刻家具和印章。

“福”“德”是出现在月饼模子上较多的文字，缠枝花、桃子、蝙蝠等则是图案的主角。祭月是晚饭后开始，院子当央，方桌子上摆放着月饼、水果。那月儿在云彩下藏着，慢慢就露出脸儿了，噢，亮汪汪的大地上，秋虫子起了。

娃娃们开始在月光下踩影子，尽量靠墙走，影子都在墙壁上挂着。彼此躲避着各自的影子，因怕对方踩住了地上的自己，大家都来来回回绕着腿脚跑，东倒西歪的影子忽而矮下来，忽而伸长。蹦跳声如破壳的果核，奔跑、玩耍、躲避、尖叫。脸颊、双臂、紧绷的小腿肚子，被日头狠狠亲吻了一个夏天的皮肤和黑黑的影子一样，笑声散落，明月光中荡漾起层层波光。

大人们说：“八月十五夜踩着影子，人就不长个儿了。”

不长个儿就长不大，小孩子迫切想长成大。

踩月光之后是捉月华。何为“月华”，明代笔记《五杂俎》记录：“人言八月望有月华，或言夜半，或言微雨后，或言不必八月，凡秋夜之望俱有之。”

古老相传，月华在天地间另生枝节，藏着不尽的实现。把它埋进米缸，缸中米粒任三餐取用，始终满溢如初；叠进炕席下，花色被褥会层层累起，连冬夜的霜寒都能焙出夏阳的味道；最是藏进心底时，月华会从眼眸里溢出，让笑容沾着喜气，喜上眉梢；月亮迎来它最隆重的登场，圆满的月华，如同一声古老的召唤，让万千游子的心，都在这一刻集体失眠。

前一段时间去云南，发现少数民族也过中秋节。彝族也有“阿细跳月”习俗。“活着不跳月，白在世上活。”

彝族是一个活泼的民族，大三弦一响，脚底板就痒了。都说彝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，能走路就会跳舞，每逢节庆，彝族人更是喜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，中秋月圆之夜，当然也少不了“阿细跳月”。

中秋本算不上兄弟民族的传统节日，但由于与汉族的长期共同生活，不少民族都会在中秋夜赏月。

中秋拜月和赏月的风俗在唐代十分流行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。到宋代，中秋赏月之风更盛，每逢这一日，“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”。明清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，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“拜月坛”“拜月亭”“望月楼”等古迹。

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，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，饮酒赋诗，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句。如杜甫《八月十五夜月》用象征团圆的十五明月反衬自己漂泊异乡的羁旅愁思；宋人苏轼，中秋欢饮达旦，大醉而作《水调歌头》，借月之圆缺喻人之离合。

文化人过中秋总是像《世说新语》中说的“未免有情”，多的是感物伤怀，常以阴晴圆缺，喻人情事态，即使中秋之夜，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他们的伤感。借酒当歌，在回首前尘中，想象飞逝的生命过程，看着圆月想到了月牙儿，喜欢描绘种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，中秋总是被他们抒情得悲凉。

岁月流转间，曾让孩童们追着银辉、拢手捉月华的旧俗，已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，只在记忆中，还沾着几分眷恋。

且在这中秋夜，对着满轮清辉躬身三拜吧。

一拜天地馈赠的圆满，这轮月从旧岁照到今夕，让每一次期盼都有了归处；二拜，纵遇风迷雾锁，也能揣得坚定，借这缕天地清辉辨明方向；三拜，柴米油盐的寻常朝暮里，家国平安，如这中秋月般，从容安稳。

（摘自2025年10月6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## 秋天的枫叶

□ 林清玄

记得那一日，在某处山林。

枫树牵着枫树，几乎毫无间隙地染满了整个山岭，绿的、黄的、橙的、橘的、红的，我仿佛走入一个梦境，完全被温暖的红色系所包围。静静的枫树已经够美了，风来的时候，就像远方寄来的许多信件，飘洒在空中，旋转、飞舞、回荡，轻轻地落在脚边。

林中的地上，枫叶已堆高到半尺，人只好踩着繁美的枫叶前行，每一步，碎去的枫叶都用沙哑的声音唱着秋天的歌。就让我一直沉醉在这样的梦里吧！我漫步枫树林，有一颗童话的心。

突然，从枫树林边飘来一阵浓郁的香气，把我从梦境与童话中唤醒，寻着香气与飞烟的所在，原来是路边小店在油炸着食物。上前相认，炸的不是别的，正是一片一片枫叶，有绿、有黄、有红。

枫叶被裹上了鸡蛋白与面粉均匀的作料，放入油锅中炸，称作“扬物”或“甜不辣”。一下子，丢入的枫叶就浮出锅面，每一片，都是整整齐齐的五角星，面粉中还隐隐透出色彩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油炸过的枫叶还这么美；我更没想到的是，枫叶竟然可以吃，还可以在路边贩售。我买了一盘枫叶炸成的饼，走到枫树下的石椅，静静地品尝，真正没想到的是枫叶竟然如此美味！

其实，枫叶本身是没有味道的，但是坐在千株万株枫树间，看着枫红层层，枫叶飘飘，枫叶饼就好像饱含了秋天的味道，盈满了童话与梦、歌声与诗。

原来是用眼睛去看的，此刻却用鼻子闻嗅，用舌尖品尝，用所有的细胞与意识去亲近秋天。我在秋天里，秋天也在我的腹中；我在枫叶里，枫叶也在我的胸中。

苏东坡有一句话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我想，生命需要减法，要有觉察地放下许多东西，要更从容、更慢、更有空间。轻轻地走路，用心地过活，温和地呼吸，柔软地关怀，如此，我们便可寻得内心的宁静。

人人都想要浪漫的人生、浪漫的情感，却很少人知道“浪漫”就是“浪费时间慢慢地走，浪费时间慢慢地吃饭，浪费时间慢慢地相爱，浪费时间慢慢地一起变老”！或者只是单纯地坐在枫树下品尝枫叶，很单纯，也可以有很深刻的幸福。

据说：那不同颜色的枫叶，味道都不一样，艳红的最好吃！好吃的枫叶一定是树上采来。落到地上，就不能吃了。我看着盘中的枫叶饼，那么微细的不同，几乎是难以分辨的，就像要分辨树上的枫叶一样艰难。

这整山的枫叶与盘中的枫叶一样，它的美、它的味道并不在枫叶本身，而是美的心对秋日梦境的寻索，是一个色彩旅程的探知。我千里而来，不只是为了枫叶，而是隐藏在枫叶背后那浪漫的心情，正如我吃了枫叶饼，是想寻找那未知的感动。

人要超脱一切是很艰难的，但是如果完全地被美所包围，在那幽静的时空，我们会忘忧无虑，放下一切的烦恼。人如果静下来，就会被波动的意念所扰乱；如果有好奇的追索，意念就会专注，就像吃第一口的枫叶饼，接下来，又喝了枫叶煮的苦茶。

走出枫叶满满的山林，我想在这波动纷扰的人生，使我们超脱的是专注，特别是专注在比尘俗生活更多的美境。

生命的实质是空无的，串起这空无的，只是一个个有感有悟的刹那，刹那就是生命的本身。某年某月某日，我曾在林间感受到那一刹那，我就有一刹那真实地活过。

人生的美丽的确短暂，好好地活在现前的这一刹那，这是人最真实的生活。一刹那实存于心，每在秋天，必会浮现。其他的日子，就像空中随风飘落的枫叶，风吹过，就消失了。

（摘自《当代》公众号）

## 我的读书生活

□ 徐复观

我原来的计划，要在思考力尚锐的时候，用全部时间去读西方有关哲学这一方面的书，抽一部分时间读政治这一方面的。预定到六十岁左右才回头来读线装书。但此一计划因为教书的关系而不能不中途改变。不过在可能范围以内，我还是要读与功课有关的西方著作。譬如我为了教《文心雕龙》，便看了三千多页西方文学理论的书。为了教《史记》，我便把兰克、克罗齐及马伊勒克们的历史理论乃至卡西勒们的综合叙述，弄一个头绪，并都做一番摘抄工作。因为中国的文学史学，在什么地方站得住脚，在什么地方有问题，是要在大的较量之下才能开口的。我若不是先把西方伦理思想史这一类的东西摘抄过三十多万字，我便不能了解朱文晦和陆象山，我便不能写《象山学述》。因此，我劝东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一定要把英文学好。

当我看哲学书籍的时候，有好几位朋友笑我：“难道说你能当一个哲学家吗？”不错，我不能，也不想。但我有我的道理：第一，我要了解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基本问题，及他们努力求得解答的路径。因为这和中国文化问题，常常在无形中成一显明的对照。第二，西方的哲学著作，在结论上多感到贫乏，但在批判他人、分析现象和事实时，则极尽深锐条理之能事。

人的头脑，好比一把刀。看这类的书，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。在这一方面的努力，我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，即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。但却获到了侧面的效果。首先，每遇见自己觉得是学术权威，拿西化来压人的先生们时，我一听，便知道他什么地方是假内行，回头来翻翻有关的书籍，更证明他是假内行。虽然因此而得罪了不少有地位的人，使自己更陷于孤立，但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；因为许多人受了这种假内行的惊吓，而害得一生走错了路，甚至不敢走路，耽搁了一生的光阴。其次，我这几年读书，似乎比一般人细密一点、深刻一点；在常见的材料中，颇能发现为过去的人所忽略，但并非不重要的问题；也许是因为我这付像铅刀样的头脑，在砥石上多受了一点磨洗。

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，对于读书，我也慢慢地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。

第一，十年以来，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。非万不得已，也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。随便在哪一部门里，总有些不知不觉地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。这类的书，常常是部头较大，内容较深。当然有时也有例外的。看惯了小册子或教科书这类的东西，要再向上追进一步时，因为已经横亘了许多庸俗浅薄之见，反觉得特别困难；并且常常等于乡下女人，戴满许多镀金的铜镯子，自以为华贵，其实一钱不值；倒不如戴一只真金的小戒指，还算得一点积蓄。这就是情愿少读，但必须读第一流著作的道理。我从前对鲁迅的东西，对河上肇的东西，片纸只字必读，并读了好几本厚的经济学的书，中间又读了不少的军事著作；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还把日译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种，拿它摘抄一遍。但这些因为与我现时的研究无关，所以都等于浪费。垂老之年，希望不再有这种浪费。

第二，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，我一定要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，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，先看一个清楚明白，再细细去读原典。因为我觉得后人的研究，对原典常常有一种指引的作用，且由此可以知道此一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结果。但若把这种工作代替细读原典的工作，那便一生居人胯下，并贻误终身。看了后人的研究，再细读原典，这对于原典及后人研究工作的了解和评价，容易有把握，并常发现尚有许多工作须要我们去。这几年来我读若干颇负声名的先生们的文章，都是文采斐然。但一经与原典或原料对勘，便多使人失望。至于专为稿费的东西，顶好是一字不沾。所以我教学生，总是勉励他们力争上游，多读原典。

第三，便是读书中的摘抄工作。一部重要的书，常是一面读，一面做记号。记号做完了便摘抄。我不惯于做卡片。卡片可适用于搜集一般材料，但用到应该精读的古典上，便没有意思。书上许多地方，看的时候以为已经懂得；但一经摘抄，才知道先前并没有懂清楚。所以摘抄工作，实际是读书的水磨工夫。再者年纪老了，记忆力日减，并且全书内容，一下子也抓不住，摘抄一遍，可以帮助记忆，并便于提挈全书的内容，汇成为几个重要的观点。这是最笨的工作，但我读一生的书，只有在这几年的笨工作中，才得到一点受用。

其实，正吃东西时，所吃的东西，并未发生营养作用。营养作用是发生在吃完后的休息或休闲的时间里面。书的消化，也常在读完后短暂的休闲时间。读过的书，在短暂的休闲时间中，或以新问题的方式，或以像反当动物的反当方式，若有意若无意地在脑筋里转来转去，这便是所读的书开始在消化了。并且许多疑难问题，常在这一刹那之间得到解决的曙光。

（摘自1959年10月1日《文星》第24期）